

七日談

（澳門篇）

「沒有硝煙的前線」：抗戰中的澳門

吳志良

當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淪陷的硝煙瀰漫珠江口，澳門——這片葡萄牙管治地，悄然成為東亞地緣政治的特殊實驗場。與炮火連天的中國腹地不同，這裏未落下一顆日軍炸彈，卻始終湧動着無形的抗爭激流。葡萄牙外交檔案揭示，一九四一年日本外務省曾七度威脅「重新審視澳門地位」，而里斯本當局的回應總是不厭其煩地重申其中立國地位，不斷強調《葡日友好通商條約》第三條——「永久和平與相互尊重領土完整」。這種充滿殖民時代特色的外交辭令，恰似大三巴殘壁上搖搖欲墜的石雕聖母像，在颶風中維繫着脆弱的體面。

澳門的特殊性，在於其身份的多重摺疊：既是歐洲殖民體系在遠東的末梢，又是中華文明渡海再生的方舟；既要在日軍環伺下保持「中立」表象，又要為內地輸送抗戰的薪火。這種生存智慧，蘊藏於一場沒有硝煙的「非軍事抵抗運動」中。

澳門得以在戰火中維持夾縫中的生存，是多重歷史力量博弈的微妙平衡：

首先是法律虛殼下的現實妥協。一八八七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雖賦予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門」的權利，但明確規定「未經大清國同意不得轉讓他國」，中國始終保有澳門主權及其法理聲索權。這一特殊法律地位成為葡萄牙周旋的籌碼。

其次是「巴西日僑」背後的地緣博弈。學界長期流傳的「驅逐巴西日僑說」雖被考證為訛傳，但揭示了葡日關係的深層聯結。更關鍵的是一九四〇年《葡日秘密協議》——葡萄牙以默許日軍控制澳門經濟命脈為代價，換取表面主權完整，並試圖借機擴張自身的勢力範

圍。

其三是情報孤島的戰略價值。對日本而言，澳門是「實質佔領的飛地」。日軍通過控制周邊水域實施物資封鎖，澳門物價飛漲至戰前百倍，並將其作為情報交換站，監視同盟國在華南活動。同時，維持與葡萄牙表面的關係，還可以利用里斯本這個間諜基地獲取盟軍的情報。

這種「中立」本質上是一種被默許的囚禁。葡萄牙總督戴思樂默許中華總商會在國慶日懸掛青天白日旗，這種政治彈性恰是澳門「借力打力」生存哲學的縮影。

在殖民管治與日軍封鎖的雙重擠壓下，不少熱血青年參加五桂山游擊隊，澳門民間社會也發展出獨特的抵抗形態：

首先，成為難民方舟。一九三九年，澳門人口從十四萬激增至近五十萬。鏡湖醫院、同善堂等機構成為救助中樞。同善堂發放的竹籌紀錄顯示，僅一九四二年就向十二點七萬人次提供粥食；普濟禪院收容學童，在青磚地用香灰書寫《滿江紅》成為特殊愛國教育；瘋堂斜巷的寡婦周孀八年如一日為醫院漿洗繃帶，所得銅板全數捐贈。

二是文化抵抗。澳門將文明符號轉化為抗爭武器，「當歐洲人用槍炮書寫殖民史時，澳門人用算盤、瓷釉和戲服創造了另一種戰爭語法。」嶺南畫派高劍父、司徒奇等以筆代戈，宣傳抗戰；名伶如薛覺先演《六國大封相》等曲目籌款，支援前方；《華僑報》主編陳君葆發明「字距加密術」，在財經報道中用段落間距傳遞潮汐情報。

三是物資輸送。望廈村百年古榕樹上，至



今可見刀刻的潮汐時刻表，指引着海上秘密運輸線；漁民阿炳的「南海號」設雙層暗艙，上層堆鹹魚，下層運盤尼西林。遇日軍檢查時故意打翻蝦醬掩蓋藥味，「蝦醬潑得好，勝過百門炮！」中華總商會組織認購抗戰救國債券，有商人典當珠寶捐款：「器物有價，家國無價」；學生將地理等高線圖用隱形墨水抄於《聖經》扉頁；女生編織支援前線的毛襪，襪底繡「抗戰必勝」。

澳門的抵抗網絡始終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緊密相連，其中最具象徵意義的是一九四三年澳門護士黃歡笑借助東望洋燈塔指引，漏夜北上參加飛虎隊醫療組，成為中美戰時合作的佳話。這種跨越世紀的傳承認明，澳門不僅是地理孤島，更是聯結中外的精神橋樑。

站在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的坐標回望，澳門經驗對全球化危機下的現代世界不無啟示價值：

◀澳門望廈山市政公園一景。

一是主權模糊地帶的文化韌性。《中葡和好通商條約》遺留的「界址未定」問題，反而使澳門在法理上保持「租借而非割讓」屬性。這種法律彈性為文化抵抗預留了迴旋空間，形成「表面妥協下的民族意識堅守」。

二是平民行動的聚合力量。從同善堂的一碗粥到學生編織的一雙襪，普通人的微光匯聚成文明存續的火炬，盡顯人性光輝。三是殖民遺產的創造性轉化。葡萄牙管治下的天主教機構成為庇護所，崗頂劇院的巴洛克立柱與媽閣廟飛檐共同奏響文明共生樂章。這種文化雜交性，恰是抵禦極端民族主義的疫苗。

沒有烽火連天，沒有刀光劍影，澳門抗戰史的獨特價值，揭示了殖民縫隙中的生存智慧——表面妥協下，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從未退場。這種張力，恰是文學與史學共同書寫、特別是構建共同核心價值的意義所在。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將舉辦系列活動，慶祝抗戰勝利八十周年。我們重述澳門故事，不僅為緬懷先輩的勇氣，更為破解文明存續的密碼。當全球化的海洋泛起逆流，這座曾承載人類至暗時刻的孤島提醒世界：真正的文明，從不是獨善其身的堡壘，而是在驚濤駭浪中構築橋樑的智慧，是於至暗時刻點燃星火的膽魄，更是萬千普通人以生命寫就的家國詩篇。

散步的驚喜

散步之所以能一直堅持下來，可能是因為匹配與熱愛，還有散步過程中諸多意外的驚喜。

比如，幾天前拽着先生一起散步，赫然發現地上躺着一件金黃色的「小馬褂」。撿起來仔細端詳，這不就是我一直苦苦尋覓的鵝掌楸嗎？去年秋天，我曾為了尋找這片「小馬褂」葉，去世紀公園轉悠幾個大圈，終於看到了一棵高大的鵝掌楸，因為長得太高，我只能拉近鏡頭拍，以至於「小馬褂」們都美得有點面目模糊。沒想到「路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家門口的口袋公園就有。我一棵樹一棵樹地核對下來，豈止是一棵，這一條路、一整排的行道樹都是鵝掌楸。內心的喜悅無以言表。

迄今為止，我還沒有親眼見過鵝掌楸開花。現在，我對這日復一日的散步又有了新的期待，這一條種滿鵝掌楸的路重新激活了麻木的神經。

讀過安娜貝爾·斯特里茨的《我被行走治癒了》一書，裏面介紹各種行走的方式，有雨中漫步，風中行走，還有邊舞邊走，我覺得都可以嘗試。

於是，在一個颱風驟歇的傍

晚，外面只有小雨綿綿，我撐着傘走在小區的步道上。植物剛被狂風暴雨洗刷過，呈現出清澈逼人的綠。這時，一朵、兩朵、三朵淡粉色的木槿半開半閉地出現在我眼前。每一朵木槿都還掛着晶瑩的淚珠，彷彿能聽到它們細微的抽泣聲。

沿着步道走了幾圈，颱風後的空氣格外清新，深呼吸。忽見兩隻白貓在草坪上的一塊牌子下面躲雨。我喚了幾聲「咪咪」，牠們句句有回應。流浪貓平日有自由廣闊的天地可玩耍，還有人定時投餵，牠們也許要比家養的寵物貓更快樂吧。但此時，我覺得牠們很可憐，沒有可避風雨的溫暖的家。不由自主地想起黑塞的一篇小說——《克諾爾普》，男主人公克諾爾普為情所傷後從此離開家鄉，浪跡天涯。因為他英俊瀟灑、見多識廣、能說會道，很多女人愛他，但他始終沒有歸屬。流浪生涯磨損了他的健康，最後生病快要死去之前，他向上帝抱怨，是初戀的傷害使他沒能過上正常人的生活。上帝回答，你曾有過幸福的時光，有情人，有孩子，是你自己放蕩不羈愛自由，怨不得別人。

是的，人生每一種選擇都有遺憾，也不必美化沒走過的那條路。

散步回去時，又路過木槿花，驚喜地看到它們一朵朵全部對我張開了笑臉。花草們真聰明，知道風雨已過，該開花時便開花。



文化什錦
方曉嵐

作《食經》，就用了兩個篇幅寫海南雞飯和文昌雞飯，可見當年普遍流行的程度。然而，海南雞飯雖然源於文昌雞飯，但做法已不大相同。

文昌市，在海南省的東北部，三面臨海，是一個風光明媚的半島，除了著名的文昌雞和海鮮等美食之外，文昌市還是中國的排球之鄉，也出過不少排球名將。文昌雞飯與海南雞飯，在理論上同宗同源，然而，當你去到文昌市，餐館賣的全部是「文昌雞」和「文昌雞飯」，但在港澳及東南亞，則幾乎都是「海南雞飯」，雖稱海南，沒有了文昌市的影子，當然主要是難有文昌雞的供應。

文昌雞，指的是生長在海南文昌市地區的一種優良雞種，每隻約重一點五公斤，毛色金黃，翼短矮腳，身圓屁股平。文昌雞有很特別的飼養方法，小雞苗時是放養的，任其曬太陽及吃土地上的蟲子和漿果，但到了長大臨出欄之前一個月，就把雞放在不見陽光的雞籠中，限制牠的活動範圍，再用米飯、紅薯、花生麩和椰子蓉餵之，將之催肥，這樣養出來的文昌雞，皮薄肉嫩，肥而不膩，香滑可口。

海南省傳統四大名菜是文昌雞、東山羊、嘉積鴨、和樂蟹，在海南省，特別是

文昌雞飯與海南雞飯



▲海南雞飯。 作者供圖

在文昌，絕大多數的宴會，都必有文昌雞的菜式。由於文昌雞本身優質，所以文昌人傳統的做法是用來做白切雞，用滾水浸熟，以保持其原汁原味，以鹽、蒜蓉、野生橘子汁、熟油等混成的蘸料是它最大的特色，再用浸雞的湯和雞油煮成雞飯，這就是傳統的文昌雞飯。

但是，文昌雞飯後來怎樣傳到廣州和香港澳門，以至揚名東南亞，演變成著名的海南雞飯？有一說法是與政治人物有關。民國時期，宋氏家族的故鄉就是在文昌縣，一九三六年，當時的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到了家鄉海南島的文昌縣，準備召開一個重要的會議，誰知發生「西安事變」，大會開不成，宋子文趕回廣州，把一批文昌雞也帶到廣州，叫廚子做文昌

雞飯給朋友和同袍們品嘗，誰知大家吃了文昌雞飯後都大為讚好，從此文昌雞飯的做法開始傳入廣州，以清遠雞代替了文昌雞，大受歡迎，後來再傳到香港、澳門及東南亞。

其實，就算沒有當年宋子文的故事，文昌雞飯也會流行開來，甚至流傳出國。因為海南省的文昌市，本身就是一個中國華僑之鄉，祖籍文昌的華僑，足跡遍布東南亞、美國和歐洲，所以也有另一說法，說海南雞飯是來自海南的華僑開的餐館，其實也不無道理，因為在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香港有不少這種華人開的東南亞餐廳，主打港式的海南咖喱牛腩、炒貴刁，以及七十年代還叫做文昌雞飯的海南雞飯。

另一原因是，離開了海南的文昌，就沒有了原來的文昌優質雞種，所以各地都只能用當地生產的雞隻，於是就只是保留了文昌白切雞及雞油飯的基本做法和吃法，名字也就逐漸改為海南雞飯，意思是由海南或海南人傳來的雞飯。

海南雞飯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大行其道，因地制宜，把原來文昌雞蘸料中的橘子汁，改為用白米醋加蒜頭，更用上了潮州的甜醬油（珠油）作為另一種選擇的蘸料；米飯中也逐漸地加入了適合馬來的口味，在雞油飯中加入了椰漿、黃薑、巴蘭葉、香茅等配料。改良後的海南雞飯在當地大受歡迎，還成為了新加坡的著名食品。這種東南亞式的海南雞飯，影響了港澳海南雞飯的做法，這就是今天我們在香港吃到的海南雞飯，跟本來的文昌雞飯異曲同工，但風味不同，不少香港年輕人還以為海南雞飯是來自新加坡。

東江源的客家風情

「江西九十九條河，只有一條通博羅。」這古老的歌謠在贛州人口中流傳了不知多少春秋。當我站在桫欏山山巔時，才真正明白這歌詞的分量。山風拂過萬頃林海，綠色波濤一直延伸到天際線的盡頭。就在這武夷山脈與九連山脈交匯之處，一道清泉從石縫中汨汨湧出，匯聚成溪，這便是東江的初始——珠江流域的起點之一，年流量十八點三億立方的生命之源，流向粵港，哺育着下游四千萬生靈。

旅行車在青嶺間穿行，車窗上時時掠過竹海的翠影，教人想起板橋墨竹的韻致。河水蜿蜒在腳下，水色清極，卵石歷歷可數，恍若誰人遺落的一串碧玉。河水色澄明如練，在群山中千回百轉，串起那些散落在山坳裏的客家圍屋。客家人築屋，最講究聚族而居。圍屋靜臥在竹海深處，青磚黛瓦已浸染百年風霜。我撫過門楣上模糊的雕花，仍可辨出當年匠人的精細心思。中軸線上廳井格局依然分明，天井裏一方陽光斜斜傾瀉，恍見瑞獅賀歲的盛況——瑞獅在爆竹與鑼鼓聲中騰躍，彩綢翻飛如流虹。客家人竟將猛

獸的威猛與居所的安穩糅合得如此天成。

老城村的卵石巷濕漉漉的，雨腳初收，苔痕沁出幽綠。忽聞「咚、咚」聲響，如古寺晨鐘，循聲覓去，見赤膊漢子掄木槌擊打石臼，魚肉漸化作瑩白玉膏。這便是捶魚了——千錘方得一味醇滑。木槌起落間水珠四濺，在晨光裏散作細碎虹霓。轉角酸酒鴨的香氣纏住行人的腳步。店主掀開蒸籠，麻鴨通體金黃，澆上特製酸酒汁，辛香直鑽鼻竅。夾一箸，皮肉間凝着琥珀色凍脂，酸辣裏透着米酒的微甘。千百年前客家人南遷，以酒防腐的智慧，竟成就這般雋永滋味。

城隍廟前茶戲正濃。旦角水袖輕揚，丑角屈膝躡足，活脫是採茶人攀山模樣。唱詞多用土白，外地人聽不真切，但那抑揚頓挫



◀陽光照耀下的江西贛州三百山景區東江源。

新華社

的調子，卻像山澗溪流般自然淌進心裏。老票友眯眼打着拍子，膝上孫兒吮着手指，戲裏戲外都是人間煙火。

柯樹塘山巒中，當年稀土礦留下的「白色傷疤」，如今梯級淨水池如碧玉連環，油茶林間光伏板列陣，藍晶晶映着晚霞，倒像是大地的補丁繡了銀邊。林場的霧氣未散，林下陰濕處，靈芝撐開棕褐色小傘，林菌繁茂共生，倒應了《齊民要術》「順天時，量地利」的古訓。拱橋靜臥在九曲河碧波之上，兩岸青山腳下翠竹依依，柳絲綿綿，遠處竹樓亭閣，有客家女子輕歌曼舞。橋下流水載着竹葉，悠悠向下游漂去，不知要經過多少重山巒才到得香江。

乘纜車登三百山，鐵匣子晃晃悠悠攀升。原始森林在腳下展開，樹冠如無數綠手掌托着輻廂。及至峰頂，銅鼎赫然入目，銘文細述東江潤澤粵港的因緣。玻璃棧道懸在崖壁，遊人踏上去竟似凌空蹈虛。忽聞水聲轟鳴，望天瀑自雲間垂落，飛沫隨風拂面，清涼直透衣衫。腳下百米深淵，翠谷如巨幅青綠山水鋪展。行至中段，風驟起，鐵索輕搖，膽怯者緊抓護欄，孩童卻嬉笑着跑跳。又見觀音石像立於對面峰巔，衣袂飄舉，默默俯視這惶惑眾生。

歸途路過荷塘，田田荷葉間立着幾枝遲開的美蕖，暗香浮動中，恍見白鷺掠過水面，翅尖蘸着銀輝，向炊煙裊裊處翩然而去。我細品旅行車上儲存的東江源泉水，清冽瞬間抵達肺腑。這水流過贛州贛江園，潤澤嶺南荔枝林，最終匯入維多利亞港的燈火。客家人常說「飲水思源」，此刻方知，這「源」不僅是地理的起點，更是對幸福生活來處的感念。



繽紛華夏
伍俊飛